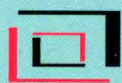


想い出
あずかり
ます



当 忆



鋪

(日) 吉野万理子 著

夏殊言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悦读名品出版公司



回忆当铺

思い出
あずかり
ます



(日) 吉野万理子◎著
夏殊言◎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回忆当铺 / (日) 吉野万理子著; 夏殊言译. —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122-28598-0

I. ①回… II. ①吉… 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412 号

OMOIDE AZUKARIMASU by Mariko Yoshino

Copyright © Mariko Yoshino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新潮社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9232

责任编辑: 李 壬 李岩松

封面绘图: Starry 阿星

责任校对: 宋 玮

装帧设计: 蚂蚁王国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880mm×1230 mm 1/32 印张 7½ 字数 140 千字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序章 / 001

一 / 004

二 / 022

三 / 059

四 / 091

五 / 132

六 / 179

七 / 213



思い出あずかります

序章

大人们啊，他们的心眼也未必都和下水管似的那么粗大，有时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小异常”也会被他们察觉到。

就拿刚从邻镇搬过来的泽松智也老师来说吧。他手下那帮六年级的学生就有个“怪癖”。每当写“回忆”这词的时候，他们都会写成假名“おもいで^❶”而不是汉字“回忆”。

当然了，在考试时如果出题“请写出下列假名所对应的汉字”，他们还是会老老实实在写上“回忆”两个字。只是在不要求必须写汉字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假名来替代。例如作文题是“暑假的回忆”，全班三十个人作业本上的标题居然都是“夏休みのおもいで”。

❶ “おもいで”即是回忆的意思，罗马音为 omoyide。



一开始这个问题还让泽松老师疑惑了好一阵子，但后来怎么想也想不通就随他们去了。结果到了第二年的暑假，连他自己也和孩子们一样，布置暑假作业时，在黑板上写的是“命题：夏休みのおもいで”。

再来举个例子。

一天，在鲸崎站当站务员的芋川满在家一边看着老电影，一边问十一岁的儿子大和：

“你知道当铺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换成钱，如果到时候还不上钱的话，东西就要不回来的地方。”

儿子如此迅速的回答让满感到惊讶，说得好像他真去当过东西似的。其实就连满自己也只是在电影里见过，他这辈子还没踏进过当铺的大门。

当然满也没细究，还是继续看自己的电影。

大人们即便察觉到古怪，也不会往下多想，所以鲸崎町的孩子们经常往山崖下跑也就没有引起他们过多的关心。他们一致认为那下面肯定是孩子们建立的“秘密基地”。一想起秘密基地，五彩的烟火仿佛又在眼前绽放，二三十年前的童年时光在他们脑海中苏醒。

“要对山崖进行安全管理？每次有人提议都会遭到孩子们的强烈反对。”



思い出あずかります

事实上大人们一般也不会去山崖下面。

因为山崖下有一座石造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个魔法师。只有孩子们知道，那座小屋是一间特殊的当铺。



“你快点走啊。”

听到哥哥大和的催促声，遥斗不满地噘起了小嘴。

“脚被野草刮到了，很疼哎。”

要下到海边，必须通过这条狭窄的石阶。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产物，石阶早已变得凹凸不平。地面的缝隙里长出坚韧的杂草，刚才遥斗的脚踝和膝盖就被草茎刮到，留下了细小的擦痕。

石阶四周矗立着一棵棵松树。茂密的枝叶像顶盖似的遮挡住天空，枝条歪歪扭扭，明知是强劲的海风吹歪的，但遥斗还是会想，莫非是那个人做的怪？想到这里，他不安地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绿荫。不管是脚下的石阶还是遮挡石阶的松树，肯



定都是那个人用魔法变出来的。我现在就要去见那个人，对了，或许不应该说是“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人还不清楚。难道是妖怪？不要啊，越开越大的脑洞所释放出的引力拖住了遥斗前行的脚步。

石阶走到半途，他们拐弯走上了小路，海滨从视野中滑出。关于石阶的级数还有个说法。无论你多认真去数，每次数下来的结果都不一样。有说两百级的，有说两百零七级的，还有人数完连两百级都不到，只有一百九十八级。

遥斗现在没那个心情去数。越往下走，石阶两侧的杂草就越密。他连环顾四周的空闲都没有，一个劲儿地用双手拨开挡路的杂草，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前进。

潮水的腥味与浪花击打岩石的声响刺激着遥斗的鼻子和耳朵。快要到了。

“你脚划伤啦？早就让你穿长裤来的，谁让你不听。”

大和架着胳膊，气鼓鼓地回过头对遥斗说。或许是俯视的关系，他那双三角眼看起来要比平时更为锐利。埋怨归埋怨，他自己来之前倒是做好了准备工作——他穿着棉麻长裤和卡其色的长袖衬衫。

“你是说过……”

遥斗不情愿地嘟囔着。难得来一次海边，穿着碍手碍脚的长裤就不能尽情玩水了。但他没想到一路会有这么多碍手碍脚

的野草，真是失算。哥哥真讨厌，也犯不着这么凶巴巴地说我啊。两兄弟都气鼓鼓的，一声不响地往下走。

“唉，算了，还是回去好了。”

大和有些懊恼。一般周六他都要睡到下午才起来。为了给遥斗带路，今天他破例十一点半吃中饭，十二点就出了门。一路都没什么好心情，大和故意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遥斗却故意装作没看见，别过头板起脸继续往前走。大和看见从遥斗深红色短裤里伸出来的半截小腿上的确有很多伤口，有些还残留着淡淡的血迹。这时他才意识到只有小学一年级、身高不过一米零七的弟弟去拨动那些连自己也觉得麻烦的野草的确挺不容易的。

“好吧，好吧。”

他小声嘀咕着。跟在遥斗的后面向目的地前进。

“快看，到这里已经能看见海边了。走到那棵大树下面，就能看见屋顶了。”

“是吗？哪棵树？”

遥斗兴奋地跳了起来。搞什么啊，这么快就不生气了。大和突然觉得自己的体贴和关怀有些浪费。

“哪里？哪里？哥哥快告诉我。”

“那里。”



大和没好气地伸手指向远方。山崖下海湾的避风处有一座小屋。小屋的屋顶是鲜艳的红色，外墙是暖黄色。遥斗觉得那屋子像车站附近的西点屋。

两人总算走完了石阶，但之后的路程并不是想象中的沙滩，而是不平难走的石头路。铺满黑石头的道路走到一半开始变得平整，之后的路面就像被细心打磨过的黑板。路的尽头就是那座西点屋似的房子。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海湾，应该没有渔船会来这里靠岸。东面一公里处有两块较大的海滨，一块用作渔港，另一块改建成海水浴场。正因为如此，大人们才不会来这种犄角旮旯。不过，反过来说，要不是没人来显得清静，那位魔法师也不会在这种地方开店吧。

おもいで当铺。

貌似是实木制的招牌上写着几个圆头圆脑的字。遥斗的认字能力有限，仅限“山、川、上、下”之类笔画简单的，但“当铺”这两个笔画较多的汉字他竟然读出来了。鲸崎町五岁以上的孩子差不多都认识这两个字，在他们还没能力下到海边的时候，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听说过这家店了。

只要照哥哥说的做，就能从店里拿到钱了。有钱就能偷偷地买妈妈不给我买的玩具。遥斗心里打着小算盘，轻轻地吸了下鼻子。涨潮时海水在沙滩上留下寄居蟹和海星，但从不远处



鲸岛涌来的回头浪又将这些东西收回海里。波涛是蓝色的，蓝得发黑。那个魔法师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晚上不会觉得害怕吗？难道大海是惊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都依魔法师的心情而定？

“进去吧。”

在大和的催促下，遥斗推开木质的大门。如果没有哥哥陪着肯定走到门口就打退堂鼓了。



“你知道这家店是干什么的吗？”

魔法师问遥斗。端坐在沙发角落里的遥斗小心翼翼地点点头。刚才还出神地盯着窗台上的蜗牛发呆的大和突然转过头对遥斗说：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吧。”

说这话时大和皱着眉头。哥哥的确说过，但或许因为紧张，明明听过的东西却像条滑手的鱼儿跳入记忆的脑海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嗯，其实让他感到紧张的是面前的人。遥斗偷偷抬起头瞄了一眼魔法师，看见她从壁炉上的书架里抽出一本相册大小的文件夹。



和想象中的魔法师差别太大了。来之前遥斗还特意去了一趟图书馆，找了几本故事绘本（他也只能看看图片），想看看所谓的魔法师究竟是什么样子。

看完后，根据他的研究，所谓魔法师嘛——

- 通常穿着黑色的斗篷
- 或者戴着黑色的帽子
- 顶着一头粗糙的卷发
- 双目深陷
- 鹰钩鼻子
- 弯腰驼背
- 拿着手杖
- 年纪很大

嗯，就是这个样子的。之后的两周遥斗每天睡前都会在脑海中描绘一遍魔法师的形象，练习见到她时该说些什么。

但之前的努力都打了水漂。因为眼前这个魔法师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首先，斗篷的颜色不对。她的斗篷是红色的，很深的那种。遥斗还叫不上来这种颜色，心想大概在粉红色里加上一点茶色应该能调出来。

她也没戴帽子，而只是一块把头发裹起来的印花大头巾。两撮打着卷卷的鬓发挂在耳边，一点儿不毛糙，反而银光锃亮。



眼眶也没有陷下去，鼻梁不但不弯还很高挺。背脊笔直，没有拿手杖，年纪一点儿也不大。

如果要问她和妈妈比，谁的年纪比较大，遥斗大概会苦思冥想一阵儿，但最后得出的答案肯定是魔法师。

嗯，魔法师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也就在遥斗观察她的这段时间里，魔法师一直站着翻看手中的文件夹，一边看还一边忍俊不已，根本忘记了遥斗的存在。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遥斗只能去看站在窗台边的大和。大和正专心致志地看着窗台上的三只小蜗牛从一端爬到另一端。

等他发觉遥斗在看自己，便说：

“它们是负责打扫窗户的保洁员。”

领头的蜗牛往前爬，从不知道是尾巴还是屁股的部位流出清洗剂。紧随其后的蜗牛顺着前面留下的痕迹，把清洗剂铺展开。最后那只蜗牛用尾部卷着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抹布把前面的痕迹擦洗干净。

魔法师的身后有一个壁炉。现在是夏末，壁炉自然没有点火，或许只是装饰品，要么到冬天才会放入木柴点燃使用。

壁炉的右手边放着一座猫咪形状的台灯。台灯大概有五十公分高，猫身发出柔和的光芒。正因为有这座台灯和从窗外射进屋内的光线，才让房间内的氛围显得不那么阴森。另外沙发和靠垫出乎意料的柔软舒适。三个靠垫分别是红色、黑色和白



色，沙发罩上也有红黑白三色格纹。遥斗觉得这张沙发要比在家具卖场里见过的好看很多。

“不好意思，这些回忆看得我有些入迷了。”

魔法师合上文件夹，坐到遥斗对面的摇椅上。摇椅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她坐在上面显得十分惬意。

“还是我对这家店的运营模式做一个简单说明吧。”

“好的。”

遥斗小声应答，心里在想，这个魔法师讲话的方式好奇怪啊。在他每天睡前的想象中，魔法师应该会用嘶哑而又神秘嗓音问“你从何处而来？”之类的话才对。而眼前这个魔法师简直就是电视里预报天气的大姐姐。“关东地区天气晴朗，甲信地区晴转多云”，这样的说话方式总让遥斗有种上当的感觉。难道这是捉弄人的电视节目？

“这个当铺呢，就是把你的东西寄存在这里换成钱。你的东西叫做当品。我说的你明白吗？”

哥哥好像和自己说过。遥斗这时候才慢慢想起来。他回答说：

“唔……我明白……应该吧。”

“好，那我继续。等你二十岁时还了钱，我就把当品还给你。但是，如果你到了二十岁还没有还钱的话，当品就会消失。也就是无法还你了。”

“唔。”

“那么，当品是什么东西你也清楚吧？”

遥斗脱口而出，这一点他记得非常清楚。

“是回忆。”

“没错，就是你的回忆。快乐美好的回忆，生气懊悔的回忆，寂寞的回忆。你必须把你的回忆说出来给我听。”

“好的。”

“我听过后，才能决定是否接收你的当品，能付你多少钱都是我说了算。也就是说，我会根据你这段回忆的有趣程度定价。我觉得有意思的回忆就会多给你钱，但如果是不那么有趣的回忆，就算数量很多，我也只能给你很低的价格。”

“嗯。”

“那你准备好要说什么了吗？”

“我想想，有很多。”

遥斗下意识地抬起头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突然说：

“对了，昨天吃晚饭的时候。”

“晚饭？”

“是的，昨天晚饭吃了蛋包饭和沙拉。”

“哦。”

“那能换多少钱？”

遥斗探出身子兴奋地问道。魔法师用手遮住嘴呵呵一笑道：



“那种不可以。”

“哎？”

“零元。”

“为什么啊？妈妈做的蛋包饭可好吃了。”

“因为这不是你的回忆，而是记忆。”

“那回忆和记忆有什么区别呢？”

遥斗焦急地转过头去看大和，但显然大和无视弟弟的求助，正从窗边架子上的一个罐子里拿饼干吃。饼干罐旁边有一只扎着蕾丝围裙的松鼠摇晃着像拖把一样的大尾巴在清扫掉落的饼干屑。

失望的遥斗只能把目光转回到魔法师的身上。

“刚才不是说过了嘛。回忆就是，以前发生过高兴的、懊悔的、不甘心的、能够影响到你心情的事情。妈妈做的蛋包饭很好吃只是很平常的记忆。但如果很少做蛋包饭的妈妈隔了两年才做了一次给你吃，你觉得真是太好吃了，那才能称之为回忆。懂吗？”

“唔，好像明白了。”

很可惜，妈妈经常做蛋包饭，大概一个月两次吧。这并不稀罕，所以也没觉得特别好吃。

“那是不是只要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就能算回忆？”

这次他没有抬头看天花板，立马就想到了。那就说一件和